



世界古典文学名著

阿斯加尼奥

〔法〕大仲马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阿斯加尼奥

〔法〕大仲马 著

韩 沪 麟 译

阿斯加尼奥

〔法〕大仲马 著

韩 沪 麟 译

责任编辑：晓 眉 白 丁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03,000 印张：18 印数：1—39,200

统一书号：10109·1831 定价：2.35元

目 录

上 卷

一、街道和工场.....	(1)
二、十六世纪的一个金银匠.....	(18)
三、迷宫.....	(30)
四、斯科佐纳.....	(50)
五、天才和王权.....	(61)
六、女傅的作用.....	(76)
七、一个未婚夫和一个朋友.....	(94)
八、进攻和防御的准备.....	(109)
九、剑刺.....	(124)
十、设防城市的好处.....	(140)
十一、猫头鹰、喜鹊和夜莺.....	(154)
十二、英明的国王.....	(174)
十三、女人时常多变.....	(187)
十四、人生的真谛是痛苦.....	(207)
十五、欢乐只是另一种痛苦.....	(218)
十六、小朝廷.....	(231)
十七、爱情，情欲.....	(239)
十八、梦想中的爱情.....	(250)
十九、理想中的爱情.....	(259)

下 卷

- 一、出卖自己荣誉的商人.....(270)
- 二、形形色色的强盗.....(294)
- 三、秋夜之梦.....(307)
- 四、斯特凡娜.....(318)
- 五、住宅搜查.....(330)
- 六、查理五世在枫丹白露.....(344)
- 七、风流修士.....(360)
- 八、夜晚在一棵白杨树上看见的东西.....(372)
- 九、玛尔斯和维纳斯.....(389)
- 十、两个情敌.....(403)
- 十一、邦弗尼托身陷绝境.....(415)
- 十二、一个正直的人想要自投监狱也并非易事.....(430)
- 十三、雅克·奥伯里如何成了英雄.....(453)
- 十四、一个正直的人出狱之难.....(462)
- 十五、一个正直的窃贼.....(477)
- 十六、一个女工的信在燃烧时，其火焰和灰烬与一位
公爵夫人的信在燃烧时是一样的.....(488)
- 十七、有人可以不惜用结婚来表示对朋友的忠诚.....(499)
- 十八、浇铸.....(508)
- 十九、朱庇特和奥林匹斯山诸神.....(518)
- 二十、理智的婚姻.....(529)
- 二十一、旧恨新仇.....(542)
- 二十二、爱情的婚姻.....(553)
- 二十三、门当户对的婚姻.....(571)

上 卷

一

街道和工场

纪元一五四〇年七月十日午后四点钟，在巴黎的大学区内的奥古斯丁大教堂入口处，靠近大门的圣水盆旁边，伫立着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男子，兴许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谦恭，在整个晚祷期间，他没有在原地移动半步。他的皮肤呈棕褐色，蓄着长发，长着一对大大的黑眼睛，穿戴朴素而高雅。他的全部武器，只有一把随身匕首，匕首柄上的雕刻精美细腻。他低着头，那神情仿佛是在虔诚地冥想些什么，嘴里念叨着的肯定是经文，反正是听不清楚，因为他说得太轻了，只有他和天主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然而，正当弥撒将做完时，他抬起了头，于是最靠近他身边的人能够听见他轻轻的说话声：

“这些法国修士唱得多难听啊！天主平时听的大概总是天使们的歌声，难道他们在他面前就不能唱得好听一些吗？啊，太好了！看，晚祷不是结束了吗，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求求您让我今天比上星期天更幸运些吧，至少让她抬起眼睛来看看我！”

说实在的，刚才那个祈求一点儿也不过份，因为被祈求的那个女人假如真抬起眼睛望一望向她发出祈求的那个男人，她将看到一张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美貌非凡的脸，即使她在阅读

当时风靡一时的，借助于语言大师克莱芒·马罗^①的艳诗佳句，叙述普赛克^②的爱情和那耳喀索斯^③的死亡的美丽的神话故事的时候，也想象不出这么一个英俊少年来的。事实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刚才说过的，我们方才推上舞台的那个穿戴朴素、棕褐皮肤的年轻人真是英姿勃勃，高雅俊逸。除此之外，他微笑时，显得那么温柔，那么优美，他的目光虽说还不够坚定，但至少可以说，一个十八岁的男子的全部热情，在他的这双大眼睛中也表露无遗了。

这时，我们这位多情人（因为读者只需听见他刚才说的这几句话，就该同意他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我说，我们这位多情人听见弥撒结束时移动椅子的声响，就向旁边闪开一点，看着人群轻轻地走过。这群人是由神色庄重的堂区总管，变得端庄稳重起来的家庭主妇，以及和蔼可亲的小姑娘组成的。但是，漂亮的年轻人不是为他们而来的，因为只有当他看见某位少女出现时，他的目光才闪烁起来，他才匆匆忙忙地向前走去。这位少女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由一位女傅^④陪伴着；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的陪媼，她似乎很懂得她主人家生活圈子里的人情世故。当然啦，她还很年轻，和颜悦色的，举止也很文雅。当这两个女人走近圣水盆时，我们这位年轻人掬起一些圣水，彬彬有礼地呈献给她们。

女傅嫣然一笑，行礼致谢。她从年轻人手中接过圣水；可

① 克莱芒·马罗（约1496—1544）：法国文艺复兴初期诗人。

② 普赛克：希腊神话中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少女形象出现。与爱神厄洛斯相恋，后结为夫妇。

③ 那耳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拒绝仙女厄科（意译回声）求爱，受爱与美的女神阿弗洛狄忒惩罚，对水中自己倒影发生爱情，忧郁而死。

④ 女傅，又称陪媼，法国和西班牙等国旧时雇来监督少女、少妇的妇人，一般年龄较大，本书中这位女傅年纪尚轻。

是她又亲自用另一只手掬了些圣水递给了她的女伴，使年轻人大失所望。这位女傅的女伴虽说在几分钟之前是被他狂热地祈求的对象，却仍然是低垂着眼睛，这就证明了她心里完全明白，漂亮的年轻人就在眼前；因此，当她走远时，漂亮的年轻人气恼得直跺脚，嘴里喃喃地说：

“唉，这次她又没有看我。”

这句话又证明了我们这位漂亮的年轻人，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十八岁出头不了多少。

可是懊丧了一阵后，我们的陌生人赶紧走下教堂的台阶，他看见那位心不在焉的美人拉下了面纱，把自己的胳膊让女傅挽起后，已经向右拐去，他也就匆匆地跟着向右拐，再说，他认为这也就是他要走的路。少女沿着河堤，一直走到圣米歇尔桥，并踏上了这座桥。这当然又是我们的陌生人该走的路了。接着，她穿过巴里勒里街和桑热桥。不过，既然她走的路总是我们的陌生人该走的路，于是我们的陌生人就象她的影子那样，亦步亦趋地跟着她。

任何一个漂亮的姑娘的影子，总是一个多情的男子。

然而不幸！当这颗美丽的明星——我们的陌生人甘当她的卫星——抵达大夏德莱城堡^①时，她突然不见了，因为女傅一敲皇家监狱的小门，它就立即应声而开，并且又马上关上了。

年轻人一时懵住了，但既然他是一个十分果断的小伙子，何况使他变得优柔寡断的漂亮姑娘也不见了，他很快就打定了主意。

一个戴着纹章的中士，扛着长矛，神色庄严地在大夏德莱

① 夏德莱城堡：巴黎皇家法庭所在地，并附设监狱。堡分大小两座，大夏德莱城堡在塞纳河右岸；小夏德莱城堡在塞纳河左岸。

城堡门前巡回着。我们这位年轻的陌生人也象这位真正的哨兵一样踱着步，当他走到不会被人发现，而自己又望得见城堡大门的地方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英勇的，为了爱情的放哨了。

如果读者在自己的生活中曾经放过哨的话，他大概也会发现，放哨时解闷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所以说，我们的年轻人大概早已有放哨的习惯了，因为他刚开始放哨就自言自语起来：

“她肯定不是住在这儿的，今天早上做完弥撒后，还有上两个星期天，——那两次，我傻乎乎地只敢用眼睛目送她——她并没有拐向右边的河堤，而是向左拐，拐向内斯勒门和“教士牧场”方向的。她来夏德莱城堡究竟是干什么，真是的！等着瞧吧。可能她来看望一个犯人，兴许是她的哥哥——可怜的少女啊！那么她内心一定很痛苦，因为她的心地一定和她的外貌一样美好。当然啦！我嘛，我很想接近她，坦率地问她是怎么回事，并为她效劳。假如果真是她哥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我师傅，问他该怎么办。象他那样能从“圣天使城堡”逃出来的人，也一定知道可以用什么方法逃出监狱。就这么办，我把她的哥哥救出来。帮了她哥哥这次忙以后，他就成了我的生死之交啦！他反过来会问我，我为他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他能为我做些什么呢？我就向他承认，我爱他的妹妹。他就会把我介绍给她，我就跪在她的膝下，这时，我们再瞧瞧看，看她是不是仍然不把眼睛抬起来。”

我们知道，一个单相思的人一旦朝这方面想下去，他就会想个没有完。所以，当我们的年轻人听到钟敲四点钟^①，看见

① 本书一开始是四点，现在仍是四点，似不确切，但原文是这么写的。

岗哨换班时，着实吃了一惊。

新来的中士开始放哨，而年轻人还是继续干他的。

他的自说自话的办法卓有成效，因此没有理由不继续使用下去，他又转念作了另一番设想，其内容和第一种设想同样丰富：

“她多美啊！她的举止是多么优雅！她的行动是多么有分寸！她的面部线条是多么纯洁！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伟大的列奥纳多·达·芬奇^①和神圣的拉斐尔^②才有资格重现这个白皙、圣洁的姑娘；并且，他们必须拿出最大的聪明才智才能完成这件事。啊，我的天主啊！我怎么成了精镂匠、雕刻匠、上釉匠和金银匠，而不是画家呢？假如我是画家，首先，我就不一定非得看着她为她画像了。我将可以不停地看着她那双蓝澄澄的大眼睛，她那金黄色的美丽的头发，她那白皙如玉的脸色和她那婷婷多姿的身材。假如我是画家，我将会把她的形象放在我所有的油画里，就如桑赞奥^③为福尔那里斯^④，安德烈·德尔·萨托^⑤为吕克雷斯^⑥做的那样。何况，她与福尔那里斯之间存有多大的差距啊！也就是说，那两个女人连替她解鞋带都不配。首先是福尔那里斯……”

不言而喻，年轻人总是对他心目中的情人偏心的。还没等他比较完，钟声又响了。

第二次换岗。

“六点了。时间过得这么快，真是不可思议！”年轻人轻声说

①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家。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③ 桑赞奥：即拉斐尔。

④ 福尔那里斯：罗马美女，面包师的女儿。拉斐尔·桑赞奥曾为她作画。

⑤ 安德烈·德尔·萨托（1486—1531）：意大利画家。

⑥ 吕克雷斯：罗马名妇，因受污辱自尽。提香及萨托都曾为她作画。

道，“假如等她的时候，时光是这么流逝的，那么在她的身边的话，光阴还不知如何流过的呢！呵！在她身旁，时间就不复存在，这是天堂。假如我呆在她的身旁，我将会一直看着她，而分、时、日、月，以至整个一生都会这样过去的。这样的生活将会是多么幸福啊，我的天主！”

说完，年轻人还是心醉神迷地呆着，因为作为艺术家，他的心上人虽说不在跟前，却实实在在地在他心目之中。

第三次换岗了。

附近所有的堂区的钟敲了八点，暮色降临了。因为我们有一切根据去设想，三百年前，在七月份，黄昏总是在八点钟左右到来的，和我们今天绝不会有两样；然而有可能使人比较吃惊的，倒是在十六世纪情人们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牛劲儿。那时，一切都是坚强有力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在情场上或在艺术领域中以及战场上都一样，是不会半途而废的。

至少可以说，年轻的艺术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职业了——的耐心终于得到了补偿，因为当他看见夏德莱城堡的门开到第二十次时，他那望穿秋水的姑娘终于走出来了。走在她身边的，还是那个女傅，除此之外，有两个戴纹章的士兵在十步远的地方伴送着她。

这一行人顺着她俩三小时前走过的路，又往回走，也就是说，先过桑热桥，继尔是巴里勒里街，越过圣米歇尔桥后，走向河堤；不过，他们穿过了奥古斯丁大教堂以后，在离那儿三百米远的一个墙角上的一扇大门前停下来了。在这扇大门旁边，另有一扇小边门。女傅在这扇小门上敲了敲，守门人把门打开了。两个士兵深深地行了一个礼，又从原路走回夏德莱城堡。这时，我们的艺术家又一次在一扇紧闭的门前愣住了。

他大概会在那儿一直呆到第二天，因为他的第四部畅想曲早就开始了；可是不巧，有一个醉醺醺的过路人用脑袋撞了他一下。

“喂！朋友，”过路人一本正经地问，“您是一个常人还是一个瞎子？假如您是一个瞎子，那就情有可原，我不怪您；假如您是一个常人，当心！快让我过去。”

“请原谅，”年轻人漫不经心地说，“我对巴黎这个闹市很陌生。并且……”

“哦！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法国人是好客的，那么应该是我来向您请求原谅了。您是外国人，很好。既然您告诉了我您是谁，那么我来告诉您我是谁也是天经地义的。我是大学生，我的名字叫……”

“对不起，”年轻的艺术打断他的话说，“在知道您是谁之前，我很想知道我这是在哪儿了。”

“内斯勒门，我亲爱的朋友，这儿就是内斯勒宫。”大学生边说边用眼睛示意着大门，外国人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它。

“很好；那么要到我住着的圣马丁街去，”我们的多情人又问，他随意说了一句什么，希望能摆脱这个伙伴，“我应该往哪儿走？”

“您说的是圣马丁街！跟我来吧，我陪您去，我正巧要走这条路，到了圣米歇尔桥上，我再告诉您该往哪儿走。我这就告诉您，我是大学生，我从‘教士牧场’来，我的名字叫……”

“您知道内斯勒宫的主人是谁吗？”年轻的陌生人问。

“天哪！就如我知道我的大学一样清楚！内斯勒府邸，年轻人，是属于我们国王陛下的，眼下在巴黎大法官的手里，他叫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

“什么！巴黎大法官住在这儿！”外国人大声说。

“我根本就没有向您说过巴黎大法官住在这儿，我的孩子，”大学生又说，“巴黎大法官住在大夏德莱城堡。”

“啊！住在大夏德莱城堡！嗯，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大法官怎么会住在大夏德莱城堡，而国王又怎么会把内斯勒官让给他的呢？”

“是这么一回事。您知道吗，从前，国王是把内斯勒官给我们过去的大法官的，他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他享有特权，处理大学的诉讼案子最公正仁慈了，他在这个职位上真是最合适也没有了！不幸，正因为这位杰出的大法官对我们太公正，太公正了……两年前，他被解除了职务，借口说他在开庭时睡大觉，仿佛‘大法官’这个名词不是从‘打哈欠’^①这个动词演变来的似的。他被解职后，就任命巴黎大法官照管大学。我的天哪，这真是一个天赐的保护者，好象我们自己就不会照顾自己似的！不过，该死的大法官——你在听我讲吗，我的孩子？——该死的大法官贪婪成性，他认为既然他接替了老法官的职务，他就该同时继承他的产业，于是他就在德·埃唐普夫人^②的庇护下慢慢地吞食了大小内斯勒官。”

“可是，照您刚才告诉我的，他可不住在这儿呀。”

“这个吝啬鬼根本不住在这儿，不过我想，这个老卡珊德拉^③让他一个女儿，或是一个外甥女住在这里了。她是一个美

① 这是一句幽默话。法文中，“大法官”（bailli）这个名词和动词“打哈欠”（bâiller）的发音近似。

② 德·埃唐普夫人（1508—1580）：原名安娜·皮塞勒。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对弗朗索瓦一世有很大影响力。

③ 卡珊德拉（前354—前297）：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人，具有预言的天赋。她的名字已成为民间的口头语。在那些能言善道的人遇到的尽是不迷信他们的人时，人们就称呼前者为卡珊德拉。

貌的女孩子，名叫科隆帕或是科隆比纳什么的，我就说不准了。总之，他把她关在小内斯勒宫的一个角落里。”

“啊，说真的，”艺术家气急败坏地说，因为他只是第一次才听到他的心上人的名字，“他这样巧取豪夺也未免太过分了。什么！这么大一座宫殿只有一个姑娘和她的女傅住着！”

“哎唷，外国人，你真是从外国来的！要不，你怎么会不知道眼下这种时弊：我们这些穷书生是六个人挤在一个简陋的小房间里，而大老爷却把带花园、院子、网球场的巨大府邸荒废了，让它生长野荨麻！”

“哦！还有网球场？”

“美极啦，我的孩子，美极啦！”

“不过，归根到底，这座内斯勒宫是国王弗朗索瓦一世^①的产业，是吗？”

“大概是的吧；但是你要弗朗索瓦一世国王把他的产业拿来干什么呢？”

“他可以送给其他人嘛，既然大法官又不住在那儿。”

“那么好！你就托人去请求国王把这座房子赐给你吧。”

“为什么不可以？您呢，您喜欢网球场吗？”

“我迷上啦。”

“那么下星期日，我邀请您来和我打一局。”

“在哪儿？”

“在内斯勒宫。”

“一言为定！王宫里的大老爷。想起来了，你至少得知道我的名字吧，我叫……”

①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515—1547）。曾与查理五世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而失败。

但是，既然外国人已经知道了他想知道的，并且也许他对其他事不那么关心了，他的朋友向他讲的话，他压根儿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朋友一五一十地叙述说：他名叫雅克·奥伯里，是个文书，眼下，他从“教士牧场”来，他刚才在那儿和他的裁缝的老婆有一个约会；而这个女人大概是被她那不象话的丈夫给扣住了，没有来；他的西蒙娜既然没有践约，他只得用絮伦^①葡萄酒浇愁；他又是怎样下决心不再和这个不通人情的成衣匠来往了，因为他让他等苦了，并迫使他喝得醉醺醺的，而这是不符合他习惯的。

当这两个年轻人走到竖琴街时，雅克·奥伯里向我们的陌生人指了一条路，其实，这条路后者要比他熟悉多了！接着，他们约定下星期日中午在内斯勒门再见后，一个哼着小调走了，另一个还在想入非非。

而想入非非的这位是有东西可想的，因为在这一天中他所得悉的情况比前三个星期他所了解的还要多。

他已经知道，他爱的人住在小内斯勒宫，她是巴黎大法官罗贝尔·德·埃斯图尔维勒大人阁下的女儿，她的名字叫科隆帕。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他这一天没有白过。

他边想着，边走进圣马丁街，停在一座外表宏伟的房子前面，房子的门楣上，刻着红衣主教费拉尔的纹章。他敲了三下。

“是谁？”等了几秒钟，有人从里面用一副甜美、稚嫩、清脆的嗓门问道。

“是我，卡特琳太太。”陌生人回答说。

“您是谁？”

① 絮伦：法国一市镇，在巴黎西面。

“阿斯加尼奥。”

“哦！总算回来了！”

门打开了，阿斯加尼奥走了进去。

一个十八到二十岁之间的漂亮姑娘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兴地把流浪汉迎了进去。她的头发略微带些棕色，个子略微小了些，性子略微活泼了些，不过从总体看，她的身材是非常匀称，魅人的。“开小差的回来了！他回来了！”她大声说道，接着便跑着，更确切地说，是在他面前跳着，通报他来了。她把提着的灯弄灭了，也没有关上临街的大门，阿斯加尼奥比她谨慎得多，小心地关上了门。

卡特琳太太手忙脚乱把灯弄灭了。年轻人也顾不上天黑，就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一个相当宽阔的院落，院子里的每块木板的边沿上长着青草，几座外表庄严的灰蒙蒙的巨大的建筑物耸立在那儿。再说，这儿本是某个红衣主教威严而潮湿的住所，虽说它的主人已经很久不住在这儿了。阿斯加尼奥敏捷地踏过石级上长满青苔的台阶，走进一间巨大的客厅，这是整幢房子唯一的一个亮着灯的房间，它象是个修士的用膳间，过去通常是黑洞洞的徒有四壁，显得很凄凉；但近两个月来，它却显得生气勃勃，金碧辉煌，充满欢声笑语的了。

事实果真是那样的：两个月来，在这间冰冷、巨大的牢房里，一群性格开朗，心情愉快的人在工作着，笑着，闹着；两个月来，十副台钳，两副铁砧，还有安放在最里面的一只临时凑合着用的锻炉，图纸、模型、插着钳子、锤子和锉刀的工具板使这间巨大的房间不再显得那么空荡荡的了；剑柄雕刻精致；剑刃闪闪发光。长剑架成几堆；一簇簇盔、甲，和用金丝镶嵌的盾，盾牌上有男女天神谈情说爱的图案的浮雕，仿佛人们在

盾上镌刻了这些图案就可以使人忘却它的用处似的，所有这些东西在灰白的墙上挂得密密麻麻的；阳光通过敞开着窗户涌进来，空气也伴随着这群轻松愉快，朝气蓬勃的手艺人的歌声欢跃着。

某个红衣主教的餐室变成了一个金银匠的工场了。

然而，在这一五四〇年七月十日的晚上，神圣的礼拜天使这间一个世纪以来有气无力，而现在已经排愁遣闷的客厅又恢复了片刻的宁静。一张杯盘狼藉的餐桌，上面有一盏外形简朴雅致，仿佛是从庞贝^①废墟里盗窃来的灯。这盏灯，照着一顿吃剩的精美的晚餐，这就证实了，假如红衣主教寓所里的临时住客对休息只是时而兼顾的话，那么对禁食这一套，他们就决不再迁就了。当阿斯加尼奥走进时，工场里已经有四个人了。

这四个人中一个是收拾餐桌的老女仆，一个是正在点灯的卡特琳，一个是正在一角绘图，并正在等着灯亮可继续作画的年轻人，因为卡特琳刚才把放在他面前的灯拿走了，还有一个就是师傅，他抱着双臂靠着锻炉站着。不论是谁，一走进工场，首先看到的就是他。

说实在的，在这个怪异的人物身上，具有一种我也说不清楚的什么精神和力量，即使对那些不愿意正视他的人，他们的注意力也会被吸引过去。这个人年近四十，瘦高个子，精力充沛；然而，要想雕刻出这清晰有力的外形或是绘出这张生气勃勃黑黝黝的面孔，总之要想让他果敢的神态，富有君王气派的风度再现的话，恐怕是非米开朗琪罗^②的凿刀或是里贝拉^③的

① 庞贝：又译庞培。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始建于公元前七世纪。公元79年8月因火山爆发，全城湮没。

②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雕刻家。

③ 里贝拉（1588—1652），西班牙画家。